

台灣八仙塵燃十年：灰燼裡的標籤、污名與火後人生

「以前很多人要在我身上貼標籤，我要很用力撕掉。現在就算他們要貼，我也不覺得真的貼在我身上。」



| 標籤 /

【編者按】2015年6月27日台灣新北市的八仙水上樂園，一場大型戶外派對因可燃性粉塵引火燃燒，造成15人死、484人受傷的重大意外，也是至今台灣史上最嚴重的公安事故之一。

一場惡火在這群大多20初歲的青年男女身上，留下平均41%的大面積燒傷。十年過去，遭火吻的傷者如今多已跨入三十年歲。那年皮開肉綻的赤紅肌膚，現也癒合結痂，佈滿疤痕變生的痕跡。

「台灣八仙粉塵燃燒十週年」以三篇作為系列報導。「物件篇」以十年來傷者珍視的物件，作為火後人生的回溯。「親密關係篇」則聚焦倖存者災後的伴侶關係，直視她們浴火重生後的戀愛經驗，探究日常中幽微的言語、親密的陪伴中，如何修補生命裡不能抹除的燒痕。

本文為「標籤篇」，以「八仙事故」與隨之展開的種種污名作為提問，看待這場巨變造成的創傷，如何在刻板印象的陰霾下影響他們的生活。

他們的故事，來自公安事件的變故，也指引台灣如何記憶、看待以及回應創傷的提問與省思。

在昏黃的地下室，簡苑玲冷不防對我說了個故事：在遙遠的森林深處，有一座被層層荊棘包覆的高塔，睡美人被困在沒有門也沒有樓梯的塔中，得靠自己逃離這座監牢。她將一條條的床單綁在一起，從窗口拋出，小心翼翼地攀著繩索而下。

一落地，眼前一頭惡龍張牙舞爪地襲來，她揮舞著刀劍戰鬥。她得逃出那處陰鬱的森林，每一步踩在荊棘上，她的雙腳也因而流血，滴落的鮮血卻開出鮮豔的花朵——荊棘之路終將開滿花朵，是她一直用來鼓勵自己的話。

她一直懷抱著這樣的寓言生活著。在那場意外中燒傷兩年後，她想為自己留下紀念，遂決定在身上烙印下受傷的記憶。即便此刻的她，全身在火蛇綑縛過後幾已體無完膚。

「那個刺青師態度有些倨傲，他不會隨便刺青，他有原則。」簡苑玲說，他要我說一個有意義的故事，他聽了、同意了，才願替人刺青。

簡苑玲把那個「荊棘之路終將開滿花朵」的故事說了一次，想到復健的辛苦，說到自己熱淚盈眶，眼前的刺青師瞅著自己，手上抖著菸灰，白煙裊裊上升：「欸，小姐，可是荊棘不會開花啊。」

氣氛轉瞬尷尬。她說，刺青師說要有刺又有花，不然就幫妳刺玫瑰好了。她拉起右手的袖子，讓我看看右上臂的「玫瑰」圖騰，「你看得出來嗎？看不出來對吧？」

「我本來選了一塊沒有被燒到的皮膚，結果被刺青師痛罵一頓，」刺青師說她身上完好的皮膚所剩無幾，好好一塊皮膚還要拿去刺青，「真的是頭殼燒到壞去！」

最後，簡苑玲選擇在自己燒傷的右上臂上烙印上這朵玫瑰，那時被燒壞的神經還沒長回來，在那一個多鐘頭的刺青過程中，她感覺不到疼痛。

我看著那朵玫瑰，與身上原鮮紅的燒傷疤痕一樣，隨著十年過去，顏色也逐漸淡去，問她要回去補色嗎？「不要，我怕現在已經會痛了！」

簡苑玲是十年前台灣八仙粉塵燃燒事件中的傷者。這場意外，總計造成15人死亡、484人受傷，她的全身燒傷面積達70到75%，超出整體平均燒傷面積的41%（編按：全身燒傷程度大於40%以上有260人，80%以上有30人）。在加護病房住了21天後，全身纏著繃帶地被推回普通病房，之後又住了月餘之久。她在醫院中度過那年的暑假。

火焚後十年，她在台北喜劇俱樂部的地下室，埋頭苦寫人生首場open mic的腳本。她對人講著自己的炙燒人生，「你見過地獄嗎，我見過，而且我的地獄還著火。」



2015 6 27 Afp via Getty Images

塵燃

2015年6月27日，位於台灣新北市八里區的八仙樂園湧進逾四千人，這座久負盛名的水上樂園，是北台灣夏季的戲水勝地，也是青年男女與家庭出遊的共同回憶。

那晚，地處八仙樂園最深處的「歡樂大堡礁」，被一聲聲重低音持續敲響，數百名年輕的軀體隨著音浪忘我的擺盪身軀，那是一處被抽乾水的戲水區，被活動業者租借來舉辦彩色粉塵派對——那源自印度「彩色節」，現場煙霧繚繞，視野所及盡是一片繽紛的夢幻景象。配合著派對電音的節拍，水池成了派對舞池，青年男女沈浸在如夢的煙霧中，掉入狂歡的迷幻世界。

24歲的簡苑玲，是一名心理學研究所學生，她與友人們一步步地向前擠向主舞台前方，卻不是為了更近距離沈浸在重低音響跟彩色迷霧中，而是想方設法擺脫一名搭訕的遊客。

正當簡苑玲一行人擠到主舞台前三、四排，看到對方不再跟上，她不禁鬆了口氣，但還來不及反應，她已感覺到全身莫名發燙，原先還以為是舞台特效，這才猛地發覺「不對！我著火了！」

現場狂歡的氣氛瞬間轉為驚恐的尖叫聲，人群在煙霧中化為一個又一個的黑影，來回逃竄、相互碰撞，有人倒下，有人被踩踏，有人爬起身，繼續逃跑。重低音響持續猛速敲打，尖叫聲亦此起彼落。

簡苑玲倒在厚厚的粉塵上，她知道自己還在火海中，她的雙腳已經疼痛不堪，夾腳拖已在奔逃中不知去向。那時的她，還不知道自己傷得多重。

她沿著水池的弧形坡道上爬，搖搖晃晃地走向一旁的水上排球區域。原先打著排球的男女們，見到簡苑玲狼狽的喊著要水不禁啞然失笑，直到她擠出一絲聲音喊：「拜託！我燒傷了，我需要跳下去，接住我！」原先歡笑的男女紛紛擠上前去：「跳下來，我會接住妳！」

事後調查，起火原因在於派對現場大量的可燃性玉米粉塵懸浮空中，濃度過高，受破千度高溫的舞台燈引火燃燒。竄燒的火焰蔓延派對空間，狂歡現場瞬間成為一片劇烈燃燒的火海。

夜晚的八仙樂園一陣騷動，一旁的遊客都擠到事發水池，協助將燒傷的遊客放到充當擔架的八字形泳圈上，再以人力徒步穿越800公尺送至不得其門而入的救護車。那晚，救護車的鳴笛聲響徹海岸邊際的公路，一輛輛救護車奔馳而去，交錯另一輛趕往現場。

根據統計，6月27日晚間，救護單位總計派遣千餘名救災人員、近150輛救護車，動員規模之大，超越過往台灣單一現場災害的緊急醫療與救援調度記錄。

整個園區陷入混亂、緊張與吆喝的氣氛。簡苑玲感覺好累、想就這樣睡去。來來往往的救護人員對她進行檢傷，說「還可以等」，她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，只知道自己還上不了救護車。還必須留在這裡。

「妳不可以睡著啊！保持清醒！」一旁的男子對她喊道。

那晚之後，簡苑玲感到自己已經死去，那副纏繞繃帶的模樣令人感到陌生。但更陌生的，是隨著火焚後而來的尖銳輿論。



| [#MeToo](#) /

污名標籤

事發後兩天，簡苑玲還不省人事地住在加護病房時，政府啟動了善款勸募，一筆筆善款不停歇地湧入，一億、兩億……最後總計約18.5億元（新台幣）灌入。

原先，這筆善款是為解決燒傷患者的醫療、復健支出，且由於傷者平均年齡不足24歲，在火焚過後，更須歷經長期的生活與心理重建，因此依據不同傷勢程度，透過善款協助傷者回歸社會並能夠自立生活。

然而，隨著善款累積的金額翻倍成長，關於國家賠償的討論亦隨之增溫，時任新北市市長朱立倫更公開宣示「會全力協助傷者請求國賠」，輿論風向從初始的同情關懷，轉向質疑與批評這群傷者是「死要錢」、愛玩、跑趴、性愛趴、活該、全民買單，這些污名標籤開始在網路蔓延，在燒傷的皮膚外，再一次灼傷脆弱的心靈。

彼時，頭兩個月，簡苑玲依舊昏昏沈沈地躺在病床上，被施打大量止痛藥與嗎啡的她，對自己身在何處僅剩下模模糊糊的印象。

清醒後不多久，簡苑玲的姊姊提及輿論，想讓她有些心理準備。一句句惡毒的話語如荊棘刺痛了她，「我不覺得自己是愛玩的人，我很認真在生活，這是我第一次去八仙樂園玩。」

她在病榻上寫下四千字長文，想讓人們知道那晚發生的事。但更多的，是她急於澄清他們並不是貪婪的一群，也並非愛玩，只是遇到一場公共安全意外事件。

「前一年，酸民常說我們是『全民買單』，但當初的醫療費是健保先代墊，再由社會善款去補貼。」如今，簡苑玲的語氣中沒有起伏，同樣的回應，她已說了不下百次。一開始，她甚至不覺得那些標籤帶有污名，更多的是種種不解：為什麼這些人要在他們的人生遭逢巨變時，還要如此尖酸？

這股憤慨的輿論風氣，延燒至同年11月，進而引發沖天大火。受害者家屬召開記者會，正式提出國家賠償的訴求，讓輿論巨浪席捲而至，更多對傷患的不滿與「貪婪」的批判，幾乎成為這群近五百名傷患的罩頂陰霾。

簡苑玲努力想要撕掉「國賠」和「死要錢」的標籤。「國賠不是所有人都提，我們也沒想要提國賠，」事發前兩年，她在社群媒體上持續筆戰那些諷刺八仙傷患的言論；再後來，她感覺累了、煩了，「就任他們去說吧。」



2015 6 28 Sam Yeh/Afp via Getty Images

八仙塵燃的事發地點「快樂大堡礁」為一低窪的凹槽狀水池，由八仙樂園轉租給派對業者使用，罹難者家屬主張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、新北市政府與內政部消防署在監管、執法及預防上怠忽職守，包含快樂大堡礁並未取得使用執照，主管機關卻僅要求改善、未依法裁罰或勒令停業，放任該設施長年違法營運。

更引人非議的，早年八仙樂園在土地開發過程中，曾違法填海造陸、佔用海岸線及河川地，遭監察院與高檢署多次糾正與調查，最高曾有38筆國有地遭侵占的紀錄。而快樂大堡礁為國有土地，且為農業用地，依法不得作為遊樂設施使用，也不得轉租使用。

在受害家屬眼中，八仙樂園在事發水池無使用執照，更違反規定將國有地「轉租」給派對業者，政府卻置若罔聞。他們提起國賠訴訟，要為死去的孩子討個說法。

兩年後，八仙國賠案正式起訴，原告17人向國家求償1.2億元；一審時駁回請求、二審駁回上訴，三審廢棄原判決、發回高院更審。今年2月25日，高等法院更一審改判部分勝訴，觀光署、新北市政府遭判賠七名家屬共2100萬。該起判決承認國家監督失職，這是八仙事件十年後，首度在法律上承認國家犯有疏失。

不過，在今年的勝訴之前，「全民買單」的標籤亦隨著一二審的宣判，使得惡意隨之堆疊。「對我來說，我以前很怕被貼標籤，所以有些話我會防衛，有些話不敢說，因為我知道這些標籤貼在我身上，會對我或我的夥伴們造成影響。」

簡苑玲說自己不敢多提國賠，提出國賠的是死者家屬，不是她。「如果我說，我們沒提出國賠，會不會傷害到家屬？」而提起國賠的不是她，但面對「死要錢」的污名標籤，考量到死者家屬的心情，亦無法出面反駁「我們沒提國賠」。在一片恨意的咒罵下，她逐漸無話可說。



| 2025 6 25 /

非典型受害者

2019年，簡苑玲成為一名執業臨床心理師並開始實務工作，她開始接觸創傷理論，讀到「公平正義世界假說」，逐漸明白為什麼自己身上的燒傷，卻還得背負上貪婪的罵名。

在「公平正義世界假說」中，每個人心中都有個「好人有好報，壞人有壞報」的假設，當災難降臨，人們害怕災禍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因而必須做出區分：「你們活該愛玩，你們會受傷，但我們不是這種人，我們不會受傷。」

心理學的解釋讓簡苑玲逐漸釋懷，「他們害怕面對生命的真相：意外隨時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。而這種防衛機制其實保護不了他們，因為意外就是會發生。」

在理解到惡意的成因後，她覺得不再需要回應什麼了。回頭看那些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——愛玩、性愛趴、吸毒、全民買單——她發覺自己從一開始的對抗與不甘心的戰鬥心態，漸漸地不再那麼用力抵抗，也沒那麼在意了。「以前是很多人要在我身上貼標籤，我要很用力地撕掉標籤。但現在是，就算他們要貼標籤在我身上，我也不覺得他們有貼在我身上。」

她開始重新看待「愛玩」的標籤，她要把「玩」的定義拿回來，「如果我沒有這麼會玩，根本撐不過這十年。」

十年前，一直為了「愛玩」的攻訐而戰鬥抵抗的她，現在接受自己的「愛玩」，「玩是我的能力，讓我撐過這段歷程。幽默、搞笑，這些『玩』就是我生命力來源。」

「我開始能看見那些別人在我身上貼的標籤，那是他的觀點，」她說，當她越清晰看見這件事，就會更知道，「無論你怎麼想，怎麼定義，那是你的想法與感覺，我不需要為你的想法和感覺負責，也不需要跟你糾纏。」

她唯一需要做的，是回到自己身上，決定如何詮釋這件事，「選擇什麼是我、什麼不是我，這是我可以自己選擇的。」

她要過得更 real，她是八仙的倖存者，但不希望只能是八仙的倖存者。然而，全身大範圍的燒傷，尤其雙腿嚴重的火焚痕跡，那不是十年可以撫平的傷痕。

「八仙」的標籤仍讓她必須符合某種「受害者」的期待。外出會穿上短裙的她，不吝於展示自己的雙腿，「那就是我啊，沒什麼好遮遮掩掩的。」但這樣活得像「正常人」，卻也引來一些人的異樣眼光。

「像我男友的父親就不喜歡我啊。」平時的簡苑玲，會做指甲彩繪，穿短裙、無袖背心上街，但男友的父親卻難以接受，「甚至還說『她燒成這樣還能生嗎』？」她說，仍有聲音無法想像傷患能像個一般人，過上一般的生活；那些對傷者可以「正常生活」的無知，來自他們認為「你們如何能活得跟一般人一樣，做什麼指甲彩繪？」

「只因為我們看起來太快樂了，太正常了，太不像典型的受害者了。」簡苑玲問我，「那什麼叫太快樂、太正常，受害者只能抑鬱一生嗎？」



| /

偽裝

這天，在簡苑玲籌辦的八仙事件十週年展覽上，她領著觀眾導覽展區說道：展覽想要推廣的理念是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樣子，即便是創傷，也能從中帶著力量，長出新的能力。

「但有沒有一種可能，某個傷患，不管是否在八仙事件、或是在社會裡經歷過受傷的人，他不想努力，他想待在那裡與悲傷共處，甚至不願走出，那也是他的選擇。」她說，在受傷後如何重新生

活，也是一種「標籤」，也會落入以同一視角去定義，「所以我不會用『走出』八仙創傷，而是會說『走過』；他走過了，他也可以回頭再看一看。」

林祺育是另個走過八仙創傷的人。我們跟他約在家裡，今年30歲的他，十年前還是個大二升大三的學生，在6月27日那晚，他全身初判有85%的燒傷（後下修為66%）。同晚一起前去八仙樂園遊玩的六名好友，其中一人在他昏迷期間因傷勢嚴重而過世。林祺育直到清醒後才得知那晚同行的兄弟檔，其中一人此生永不再相見了。

剛從公司回到家的林祺育，穿著白色長袖襯衫與黑色西裝褲，如不細看，佈滿手背的疤痕已不太引人留意，只剩下淡淡的痕跡。

台北的夏季午後，天氣溽熱，我問他需要先去換個居家服嗎，以免拘束。他向臥房走去，不一會換穿了件深灰色的長袖連帽外套回來。我問「不熱嗎？」他說「還好啦！」在攝影師的提議下，他最後再進房換了件白色短袖上衣回來，爬滿雙手的疤痕與如水窪狀的坑洞，在屋內白色燈泡的照射下，顯影出十年前烈焰焚身。

我們先聊到他養的狗「牛仔」（gû-á，台語發音），林祺育擔心快17歲的牛仔身形太過削瘦、不好看，邊為牠穿上件黑藍相間的衣服，說牛仔出門經常被問「牠好瘦呀，怎麼那麼瘦啊」。他說，也許是自己內心的投射吧，「受傷前，我有在健身，身型壯碩，結果去玩個水出來就變成這樣，全身黑黑醜醜，疤痕長出來後更讓人無法接受。」

為老犬牛仔穿上衣服，對林祺育來說，也像是為自己穿上一件長袖衣褲，遮蔽那些蔓延四肢的火痕。那些問及牛仔太瘦的言談，聽在他的耳裡，也像是問他是怎麼燒成這樣的。

受傷前幾年，他去廟裡參拜，信眾看到他穿著壓力衣劈頭就問：「你八仙的喔？」雖然知道對方並非惡意，但被問及的次數多了，他漸感厭煩。尤其，在網路世界中，由「愛玩」、「活該」形構出的八仙傷者群體形象，讓他更為厭惡「八仙」。他漸漸閉口不談「八仙」二字，他要把「八仙」藏進內心最深最深的地方。

「那時有人問我怎麼受傷的，我不想解釋，說是車禍，直接句點，不想多說，就是不想讓人知道我是八仙受傷的。」不是不想承認，而是承認後卻引來更多的不解，「只有手燒到嗎？」「住院住多久？」「賠償拿多少？很多吧？」甚至沿著詢問而來的唐突評論「你們就是愛玩啊！」他不想再回答這些問題。

尤其是善款，讓林祺育很是矛盾。「善款讓我們燒傷後的日子好過一些，很感激，但我們寧願不要這筆錢，讓我們活得這麼辛苦。」善款的發放依據，是傷者的燒傷程度，一條手、兩條腿、整個背、半張臉或是全臉，每個部分都是一條錢，「沒有人為了拿這筆錢，讓自己被燒成這樣。」



隨著一年年的流逝，林祺育漸漸不再在意；但讓他不再排斥與「八仙」標籤並行的原因，則在於社會的淡忘。十年一瞬，如今當他去到校園進行生命教育講座時，許多學生已經不知道台灣曾經發生過這場慘痛公安事件。

他說自己有時也會忘記自己曾發生過這些事。「這也是一個過程，雖然不喜歡，但也是這樣挺過來，慢慢學著、練習接受自己是八仙傷者。」

他接受了自己是八仙傷者，但也習慣性偽裝自己。做為保險業務員，時常需要登門拜訪客戶的他，從受傷那年開始，凡是外出，無不穿上可以遮蔽四肢的長袖衣褲，雖然心理上感覺自己不再排斥「八仙」兩字，但他依舊不想再去回應那些漫無止境的提問，「還是會覺得反感。」

現在，他只有在打籃球時會換穿短袖，他說球友專注在球場上不會過問。其他時候，雖然偶爾會穿短袖在家附近走走，雖然想做回自己，但心裡仍有關卡過不去。包括最後換穿白上短袖上衣現身，他在心中掙扎了好幾回。

十年前更棘手的是，他在燒傷外還併發「腔室症候群」，導致腸壞死，在緊急切除後僅剩下一、兩百公分的腸子（編按：一般成人小腸長度約為300至800公分）。手術後，他一度腸胃停擺，需靠鼻胃管維持營養，身上插滿十多條管線，伴隨大面積的燒傷與多重器官衰竭。依據公式計算，他的死亡率超過百分之百，他也是八仙事件中被譽為「奇蹟」的生還案例。

當年的「奇蹟男孩」在病榻上甦醒後，意識不清地不確定自己發生了什麼事，只知道全身纏繞著繃帶，他想看看自己的臉是否傷到，母親捱不住他的要求，只得將手機遞給他。打開相機鏡頭，林祺育看見自己的臉——語塞，他不知道該怎麼回應鏡頭中的那個人，黑黑乾乾的，他直覺那不是自己。

但真正令他崩潰的，是他首次拆掉繃帶後為自己洗澡，火吻過後的身軀一條條起伏疊嶂的疤痕，還有坑坑疤疤大小不一的網狀凹陷，「好好的皮膚怎麼會變成這樣？」他徹底崩潰了。

相較只剩一兩百公分的腸子，燒損的外貌更令他焦慮。「我還是很在意外表，很多人問我還有在健身嗎？我都跟他們說：不想了，就算練出來，疤痕也不會是我喜歡的樣子。」

被燒灼過的身軀，也瓦解了他的信心。「出去認識女性，我的外觀就是比不上別人，」他甚至想到一旦雙方論及婚嫁，對方家長是否也會擔心這樣的自己，真的能夠照顧好他們的女兒嗎？

這樣的假想實際未曾發生，但這套劇本已在他腦海中上演百回，「現在是女生在挑你，不是你在挑人家；都已經（燒成）這樣了，你還想挑什麼？」

這十年，他談過一場遠距離的戀愛，一開始兩人外出，林祺育一樣把自己包緊緊，但前女友跟他說「沒關係啊，你自然就好，」說他跟一般人沒什麼不同。但偽裝成了習慣，而習慣又讓他感到安心，在長袖衣褲的遮蔽下，至少他可以隱身在人群之中。

就像蛹，他躲藏起來，也等待蛻變。躲藏讓他感到心安，但他仍期待那個可以脫下長袖衣褲的自己。在蛻變來臨前，他像蛹一樣，持續承受著眼光、繼續經歷無聲的掙扎，並持續成長。

他不想從人群中被辨識出來，他遮掩自己，讓八仙這張標籤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


／

「生命鬥士」

林祺育還可以偽裝，黃博煒不行。「我穿了長袖也沒法偽裝，我的外觀就是一個沒有手腳的身障者。」他說。

原先，在6月27日那晚，22歲的黃博煒有多次機會提前離開起火地點的，但他一次次的錯過與留下，沒能在厄運降臨前走出水池。

大火來臨，黃博煒跟著一起逃竄，踩在厚厚的粉塵上，就如走在火上一般。他被人撞倒在地，整個人沉入滿是火焰的地板，他直覺自己的生命就要結束在這裡了。但在瞬間，一幅幅的畫面在腦海浮現，他不想死在這，撐起身子，繼續奔逃。

他知道自己逃出來了，起先忍不住地笑了笑，隨後巨大的痛楚痛擊身軀，有人拿了瓶水給他，他才發現自己完全無法握住，眼前那原先是雙手的東西，如今已是血肉模糊。

最後，黃博煒全身燒傷面積達90%，醫療團隊一度評估存活率僅有5%，甚至幾乎為0%。住院期間，黃博煒歷經多次植皮手術，更有同一部分的皮膚反覆取用後，導致全身幾無皮膚可取的困境。

極重度燒傷、組織壞死，醫療團隊為降低感染與敗血症風險，最後在黃博煒仍想拚的決定下，截去了雙腿膝蓋以下與右下臂，僅剩左上臂。他活下來了。在住院七個月後，他要用全新的身體活下去。

但一切都不是那麼順利。沒了手腳的黃博煒，曾在街上遭人惡言相罵，要他「不要出門嚇人」。也有人留言給他，「放棄吧，活過來卻殘廢，不如重新投胎」，也有人打賭，他開始復健後就會去自殺。嘲笑、諷刺、批評的輿論他一一看過，但「要為自己負責」、「不要拖累家人」的言論，亦是他決定截肢後為自己設定的目標。

黃博煒坐在電動輪椅上，自在地打理屋內，招待我們喝著手搖杯。在他截肢後，外觀極具衝擊的畫面與他堅持求生的態度，讓他成了媒體上的「生命鬥士」。他一開始對此稱謂說不上喜歡。



他不是自願成為生命鬥士的。在病危時，為了力拚那5%的生存機率，他選擇截肢，他拚到了，「不是我真的有多勇敢，是我真的還想活下去。」在出院後，黃博煒開始收到校園與機構的演講邀請；第一場演講，甚至讓他覺得「那有什麼好講的」。

「你們鼓勵我，說我很棒，但我是棒在哪？」一個從「正常人」變成沒有手腳的身障者，他不覺得有什麼值得被鼓勵的，在剛開始可以使用手機滑訊息的當下，他沒辦法感覺到自己「厲害」在哪，也不知道自己哪裡「辛苦」——他就只是躺在病床上，此外，就是聽天由命。

但他決定去了，那是一所台北市的中學，在演講結束後，有個中學女生跟他說，她本來想放棄數學了，「但聽完你的故事，我想要再努力看看。」一個平凡日常的心得回饋，讓黃博煒當下感受到，自己的故事對別人是有影響力的。

「你看到非常多來自社會的善意後，便會學著怎麼樣接受別人的好意。」他開始試著接納「生命鬥士」的標籤，也漸漸理解到，從沒有手腳到可以獨立生活，那些付出跟努力是值得被肯定的。他願意被肯定。而在開始獨立生活後，人們對他的讚許，也讓他愈感覺到自己被認同，也才能夠同意，他的經歷值得被讚許。

黃博煒更了解自己的「競爭力」在哪。他講起地獄眼，說自己從外觀的震撼度來看，若跟一群身障的街賣者一字排開，「我是不是生意會最好？」他說自己必須認清自己就是跟一般人不同，「我遇上了這場意外，但它不是一個羞愧的事情；我認同的是，我受傷了，但我很努力站起來。」

面對地獄眼，我還在選擇適當的詞彙，黃博煒接著說，「何況，我不是跟一般人不同而已，我還跟其他八仙的傷者也不同。」

「他們穿長袖遮得起來，我穿什麼都遮不住，我不會因為穿了什麼樣的衣服，或是透過什麼樣的偽裝，別人就不知道我坐輪椅。」在八仙這張標籤前，他首先是個「截肢」的輪椅身障者。身障者才是人們第一眼見到他的印象。

他繼續說著他的「優勢」，也知道他可以透過這樣的「優勢」做些什麼。他分享，在一次的演講行程結束後，他收到一封訊息，對方告訴他，自己在聽過演講後徹底對八仙傷者改觀，因著此前八仙的負面輿論，讓他對傷者觀感不佳。對方承諾他，未來自己不會輕易對他人下定論，「這就是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他人的想法。」扭轉那些對八仙集體的污名標籤，是他可以藉由自身「優勢」達成的。

不過，黃博煒說自己最近有點偷懶，他也不是因為個性特別才做到這些，就跟一般人一樣，會想要廢，「今天這樣的歷程換成另個人他也做得到，我不是天才，也沒有什麼天份，我只是持續在做一

件事情而已。」

我們陪著他穿上義肢，坐上電動輪椅到戶外拍攝，拍攝到一半，他突然回頭對我笑笑說道：「今天的照片可以給我嗎？畢竟我的手沒辦法（拿手機）自拍。」

2015 6 27

Afp via Getty Images

地獄眼

愛玩、活該、死要錢、全民買單，這些年復一年的攻訐跟著走到了十年後。簡苑玲努力過了，她努力想要讓人們理解這是一場公安意外，它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，但一切令她感到徒勞。

「前面幾年，我發現我的努力一點用也沒有，到了第八年，哇，這些人還在攻擊一樣的事，講著一樣的話。一樣，都一樣。」她不是不想努力，她開始把重心放在諮商工作，與受過創傷的個案一起工作，「我越來越清晰，那個創傷之所以會這麼傷，在於社會看待創傷有特定觀點，我們好像只能活成那個樣子。」

在她與督導工作時，她認識到，創傷會帶來巨大的情緒，但人們不知道該怎麼去承受與消化那些情緒，因此會選擇隔絕。隔絕了創傷，也斷裂了自己，人與人之間也隨之斷裂，「因為你不理解我，我們之間就斷裂了。」她說，創傷是一個機會，透過情緒了解自己；創傷也是個契機，讓社會意識到我們是否有能力去接住創傷，如果社會接住了創傷，彼此間是不是就不會斷裂？

她一直在翻轉創傷的定義與想像，她要拿回對創傷的詮釋，透過重新詮釋的過程重新找出力量，「我已經真心不在意那些言論怎麼說我們了。」

但她在意社會怎麼看待創傷。八仙十年過去了，不僅社會遺忘、即便受害家屬也不解「還要提八仙做什麼」？

「社會的善款是討論創傷的開端，」她說，理解創傷必須去看見真相，「台灣的歷史就是一部創傷史，殖民、戰爭、二二八、白色恐怖，但真相是殘忍的，看見真相又會帶來大量的情緒。」人們說，事情都過了、該放下了，但事情就停留在十年前，關於這場巨大的創傷是怎麼發生的，未來要如何預防。在修法、禁止彩色粉塵活動之外，她更想問：「台灣社會真的更重視公共安全了嗎？」

在八仙十週年前一週，我去台北的喜劇俱樂部看簡苑玲的首場open mic。現場來了她的諮商所的同事，許多親友也從南部北上。主持人開場介紹，說他不知道該不該說「加油」，「因為沒有人會在火上加油」，引爆現場一陣大笑。

簡苑玲頂著眼前的強光走進舞台，高舉雙手與觀眾招呼，台下一片黑暗，她彷彿置身在一個黑盒子中，台下傳來如雷的掌聲。

她說著自己的創傷，笑說自己的年紀還算是「炙燒女孩」，不然就是「熟女」。在講到地獄眼的段子時，全場譁然，隨即爆出如雷爆笑。

她宛如老練的喜劇演員，八仙的創傷成了源源不絕的笑料，她嚴肅地說，受傷後走在路上許多人想裝熟問她問題，「但熟的只有我而已。」她又說，有些人看到她的疤痕會說：「哎喲，燒成這樣，好可憐啊！」她不改面色地回說：「這還好，我更怕別人說我燒成這樣，好香喔！」

舞台上的簡苑玲，屢屢突破禁忌地大開自己的玩笑，段子寫的是自己燒傷急救的可怖經歷，每一幕的驚心動魄與煎熬等待，在段子中，慘痛的悲劇都成了繽紛怪誕的喜劇。

在演出尾聲，她引述了猶太心理學家法蘭克（Viktor Frankl）的書說道：「環境不能限制，人都有終極選擇的自由，你可以決定自己生命的意義，決定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。」

她停了一拍，看著台下的觀眾燦笑道：「而我，決定來講地獄眼。」

十年前被火吞噬的她，十年後成了引火人，她知道胸中有把火在燒，這次她要自己決定火往哪裡去。